

藝術史研究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12

中山大學出版社

藝術史研究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第十二輯

VOL. 12

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 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
廣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藝術史研究·第12輯/中山大學藝術史研究中心編.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06-03813-5

I. 藝… II. 中… III. 藝術史—研究—文集 IV. J110.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48466 號

出版人: 祁軍

責任編輯: 裴大泉

裝幀設計: 佟新

責任校對: 劉麗麗

責任技編: 黃少偉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電話 (020) 84111996, 84113349

發行部電話 (020) 84111998, 84111160, 84111981

地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編: 510275 傳真: (020) 84036565

網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刷者: 佛山市南海系列印刷有限公司

規格: 787mm × 1092mm 16 開本 23 印張 6 彩頁 51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96.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藝術史研究》編輯部

項目策劃：朱朝新

本期主編：向 羣

責任編輯：裴大泉

編輯部成員：朱朝新 向 羣 裴大泉 李清泉

姚崇新 萬 毅 林 英 吳 羽

邵 宏

Project Designer: ZHU Chao-xin

Chief Editor: XIANG Qun

Executive Editor: PEI Da-quan

Staff members: ZHU Chao-xin XIANG Qun PEI Da-quan

LI Qing-quan YAO Chong-xin WAN Yi

LIN Ying WU Yu SHAO Hong

本書承蒙香港梁潔華藝術基金會
創辦人梁潔華博士慷慨資助，謹此
致謝！

With Special Acknowledgement to Dr. Leung Kit Wah, the Founder of the Annie Wong Leung Kit Wah Art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目 錄

隋安備墓新出石刻圖像的粟特藝術	葛承雍 (1)
巴黎吉美博物館展胡人石棺牀圖像試探	萬 毅 (15)
中國東南摩尼教使用十字架符號質疑	王媛媛 (39)
唐代女著男裝形象再考察	鈕小雪 (61)
北宋兩京地區墓主夫婦畫像與唐宋世俗生活風尚之新變動	莊程恒 (83)
中國北方地區遼代與北宋菩薩像造型分析	齊慶媛 (123)
工匠文居禮、胡僧取經像及其他 ——四川瀘縣延福寺北宋石刻造像考察簡記	梅 林 (167)
應縣木塔塑像的宗教崇拜體系	羅 炤 (189)
王世襄先生《龔半千畫法四種彙鈔》論略 ——兼論龔半千大啓對石濂大汕山水畫畫風的影響	姜伯勤 (217)
“仇文合作西廂記”相關研究	陳長虹 (223)
早期湘綉的物質文化觀察：民藝、工藝和藝術	徐 堅 (243)
Elliott Hazzard 哈沙德：An American Architect in Republican Shanghai	Ellen Johnston Laing (梁莊愛論) (273)
試讀梁思成與中國營造學社在1930—1940年代所拍攝的 調研照片	林偉正 (325)

書評

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郭彥龍 (345)

CONTENTS

Articles

- Sogdian Art in the Stone Carving Images Recently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Anbei of Sui Dynasty GE Cheng-yong (1)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mage from Barbarians Sarcophagus Bed
Stone Displayed in Guimet Museum Exhibition WAN Yi (15)
- Doubt on the Employing of Cross Motif by the Manichaeans
Communit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WANG Yuan-yuan (39)
- Rethinking the Images of Women with Male Attire in Tang
Dynasty NIU Xiao-xue (61)
- Tomb Owner Couple Portrait of Two Capitals Area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New Changes in the
Social Custo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ZHUANG Cheng-heng (83)
- Bodhisattva Statue Form Analysis of Liao Dynasty and
Northern Song in Northern China Area QI Qing-yuan (123)
- Some Notes on a Trip to the Yanfu Temple in Luxian, Sichuan ... MEI Lin (167)
- The Adoration System of Buddhist Statues in the Wooden
Pagoda of Yingxian LUO Zhao (189)
- A Preliminary Note on Mr. Wang Shixiang's *Gong Banqian*
Huafa Sizhong Huichao; Influence of Gong Xian on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Shilian Dashan JIANG Bo-qin (217)
- On Xixiang Ji Illustration by Wen Zhengming and
Qiu Ying CHEN Chang-hong (223)

Hunan Embroidery from Late 19th to Middle 20th Century:

Grass-root Art, Craft and Fine Art XU Jian (243)

Elliott Hazzard 哈沙德: An American Architect in

Republican Shanghai Ellen Johnston Laing (273)

A Preliminary Reading of the Architectural-Surveying

Photographs Taken by Liang Sicheng and Yingzao

xuesh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IN Wei-zheng (325)

Reviews (345)

隋安備墓新出石刻圖像的粟特藝術

葛承雍

河南登封安備墓是北齊至隋時期粟特胡人入華後裔最重要的墓葬之一，安備墓誌和部分石牀榻殘件被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展出後，對其生平記載和藝術圖像有所揭示。特別是其石牀榻上雕刻的交龍柱拜火壇圖案突出表現了祆教聖火藝術（圖1），我曾撰文有過專門論述^[1]。但祇是初步研究了一個側面，安備墓所表現的粟特聚落歷史細節還有待於更為深入的追索。本文擬從其新出的四幅石雕彩繪屏風畫對其粟特藝術再作探討。



圖1a 安備墓石棺床榻座殘件交龍柱祆教拜火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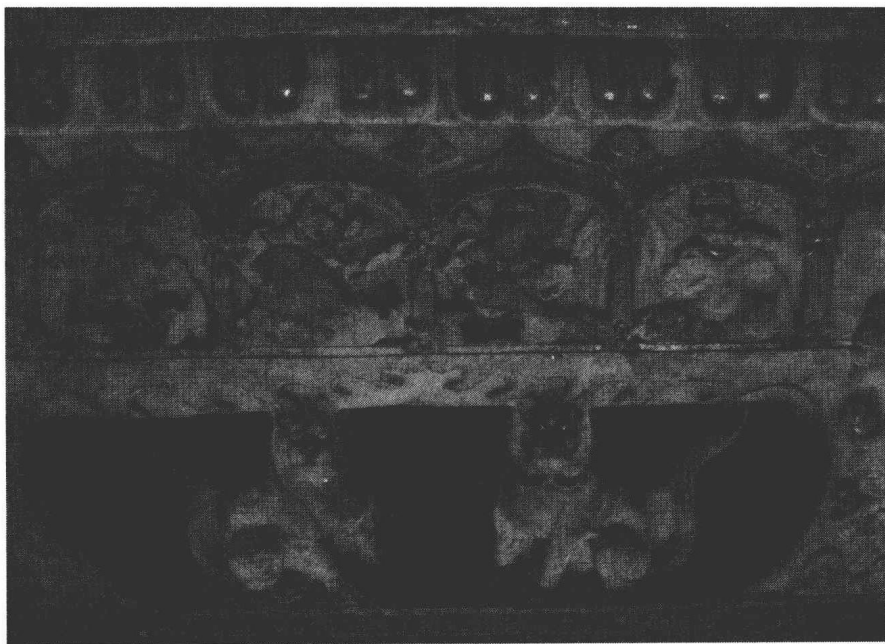


圖 1b 石棺牀榻座殘件右側壺門

北齊後期武平年間濫設王府，胡人開府封王者衆多，大量的粟特胡商後裔借機紛紛踏進仕途官宦之路，安備本人事跡提供了粟特胡商進入許昌王幕府以及躋身政權上層的一條綫索。北齊宮廷皇室到地方王府都倚重胡商，《北史·恩幸傳》記：“武平時胡小兒，俱是康阿駄、穆叔兒等富家子弟。”《北齊書·楊愔傳》亦說：“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安備墓誌表明^[2]，與傳世文獻的記載相互印證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安備其父安知識，從“知識”漢名來看漢化已入門檻，安知識官至“車騎大將軍、直蕩都督”，車騎大將軍在當時屬於職位很高的二品，直蕩都督則是禁衛軍中步馬游蕩隊的將領，很可能是有武藝的胡人，北齊軍隊中西域胡精於弓箭非常有名，顯然與那些依靠樂舞、星占、方藥而贏得統治者青睞的胡小兒伎藝者不一樣。所以安備墓誌中借用《荀子·勸學》“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之句，說明他的高貴出身和炫耀心態^[3]。

粟特胡人作為一個活躍在東西方之路上的流動羣體，他們背井離鄉移民中原，來回奔

波異常辛苦，若遇到天災人禍更是雪上加霜，但是胡商們卻不畏艱險，魏晉以後他們徙居中原的中心地區，圍繞都邑“市”形成聚落。由於地理空間和社會結構日益與中亞本土故鄉相距甚遠，其遷轉流動性也大大降低，分佈各地的粟特胡商長期形成聚落後，與當地聯姻使他們體現出一些文化轉變，逐漸混合於中原政治和文化包圍之中，但粟特胡人後裔仍傳承著東西販運商貿的特點，故他們成為北齊極力爭取的社會資源，甚至成為政府派遣胡商尋覓奇珠異寶活動的代表。

根據安備墓誌記載，其祖父輩“名沾典客”，典客即鴻臚寺典客署，負責接待來觀見蕃客酋長之事，掌管京城及各地僑居外國人，北齊京邑、諸州薩甫也隸屬於鴻臚寺典客署，《隋書·百官志》敘述北齊官制中典客署置“京邑薩甫二人，諸州薩甫一人”；北朝“薩甫”就是隋之薩保、唐之薩寶^[4]，薩甫作為政教合一的粟特聚落首領，負責經商、軍事以及祆教等事宜，雖然墓誌沒有說安備祖父輩是否薩甫，但從其擔任典客署官員身份來看很有可能本人就是薩甫。

安備則很有可能就是一個世襲“薩甫”，因為祇有以薩甫的身份纔有資格享用石棺牀雕繪貼金這樣高等級葬具，墓誌雖然沒有講述他生前擔任祆教職務，但他顯然一直是登封本地的粟特聚落首領，祇不過北齊滅亡後他作為廢王舊屬，未續官歷，局促一方，沉淪鄉間，不敢再張揚他的祆教首領身份，墓誌撰寫者有意避諱其薩甫身份。不過，他仍可販賣西域商貨，在胡漢聚居重鎮經營家業、享受威福，也不用在官衙王府仰人鼻息，所以繼續保持著胡商首領的功能，繼承著先前的家族世職，這也是石牀榻雕繪畫清楚地顯示了粟特聚落首領出使、經商、宴舞等來源的原因。

退一步說，即使安備不是薩甫，他也使用了與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康業墓等相同的石棺牀祆教信仰和粟特藝術，恐怕難脫胡商和薩甫雙重身份的嫌疑，至少他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不僅墓誌有意突出他祖先來自“安居耶尼國”，“門標貴胄，世代高良”，而且石牀榻正中央的祆教拜火壇直入眼簾，應該是安備聲名顯赫的一個圖文並茂的注腳。

我曾指出安備可能是一個著名胡商，因為墓誌連用戰國時期白圭、春秋時期玄高兩個著名愛國商人典故來暗喻他的身份，儘管安備墓誌說他不羨慕商賈逐利，似乎追求儒家之風，“孝悌之響，聞於邦國”，但顯然這是墓誌撰寫者為他掩蓋身份，因為北齊時期宮廷內胡人奢靡豪華的生活風尚，以及胡商瘋狂追求經濟利益的回報，引起朝野人士的厭惡鄙視，進入隋代以後更激起中原人士的抨擊，紛紛強烈譴責“胡兒闖官之輩”，《北史·恩幸傳》嚴厲斥責說“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亦無可用”，胡人形象一度跌落谷底，墓誌撰

寫者不敢再夸獎胡商作為，爲了替安備開脫，有意表彰他雖曾躋身於開府許昌王爲僚屬，可是“時輩之中，謙直遜順，屢展勤誠，漸望升進”；進而贊許他能斂志歸田，從依附地方權貴轉入到民間交結同族同類之中。

《舊唐書·西戎傳》記載西域粟特胡人“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北魏以來洛陽城內無疑是胡人前來中原的重要落腳點與居留地，隨著胡人聚落增多，胡人們漸漸向週邊擴散，從而形成相對集中的胡人活動區域，從安備墓誌記載來看，胡人之間有著頻繁的聯繫，安備本身有過仕宦之途，他立足登封地方四處聯絡、培植勢力，或許就是依恃薩甫身份奔赴各地聯絡聚落中的胡人。

二

2006 年安備墓偶然發現後被當地住戶私下哄搶分割，墓中石棺牀精美石刻等流失各地，據筆者觀察現有四塊石刻圖像已浮出水面，原準備等待全部石刻展示，榮新江先生提示筆者先行公佈，以供學界深入研究^[5]。據對石榻裝飾浮雕板測量，每塊高約 77.5 厘米，寬 56 厘米，厚 11 厘米。若是八塊，即正面四塊，側面每邊兩塊，組合後恰好是長 2.24 米，寬 1.12 米，與我們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測量的石榻長度寬度均接近。

第一，出行圖（圖 2，見彩版一）

因爲安備在北齊武平末年擔任過許昌王幕府的幕僚參軍，所以對官員出行應該非常熟悉。這幅圖案畫面上共有八個騎馬胡人，爲首的領頭人濃眉深眼，騎在白色駿馬上正在回頭張望，他頭戴裘毛紅色冠帽，兩邊長飄帶上翹，既與太原隋虞弘墓石槨上胡人薩寶帽飾打扮幾乎一致^[6]，又與伊朗出土的 4 世紀波斯銀盤上皇室冠冕非常相似^[7]（圖 3），而且薩保身著絳紅色側襟的長窄袖短袍，袍底鑲有金邊，顯得非常華麗奢靡，顯示出他的特殊身份。這種窄膀吊肩長袖下垂服裝，很可能是當時粟特民族薩保的統一著裝。因此，按情理這應該是一幅薩保出行圖。

當然這幅圖畫表現的也有可能是使者出行圖，或是參加喪禮的吊使圖，仔細觀察彩色圖案上都是高鼻深目的騎馬胡人，沒有步行隨從，甚至沒有牽馬人，這表明他們不是一般的商胡。特別是有人給首領舉著白蘭相間的大型綠穗旒蘇華蓋，相當考究，與太原虞弘石槨壁第九幅雕繪畫華麗華蓋類似^[8]。如果說顏色和裝飾是顯示等級的標誌物，依照官職大小而有別，那這絕不是一般商胡形象，不是府衙官員就是“薩甫”之類的人物。雖然北齊時



圖 3a 4 世紀君王狩獵奔鹿鍍金銀盤，伊朗出土，大英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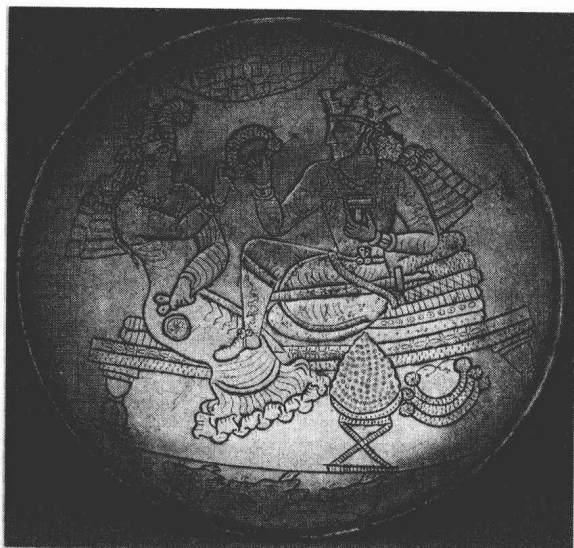


圖 3b 6—7 世紀波斯皇室結婚場景鍍金銀盤，直徑 23 厘米，美國瓦爾特美術博物館

期粟特胡商往往由於語言交流的優勢，擔任“舌人”嚮導為公卿貴族服務，但是這幅圖案上的人物被刻畫的個個氣勢軒昂，不僅人人身穿官吏服裝，而且有四人頭戴金色折角巾官帽，即使穿著各色連珠紋鑲邊長袍，也統一穿有長筒黑靴，儀容嚴肅、尊嚴若神，具有官員的鮮明特點。

我們從八匹駿馬頷下都有儀飾性的轡轡璽珞，也可知道這是高等級坐騎的繫駕法，駿馬身上高橋馬鞍均垂著障泥，這類馬具絕非一般胡商所有。

這幅畫面上方還雕刻有兩種不同花色果實的七葉樹，以及象徵吉祥好運的兩隻飛翔長尾鳥，與虞弘墓椁壁浮雕畫中每株果實簇葉樹都極為相似，這是典型的粟特藝術表現。

第二，商旅圖（圖 4，見彩版二）

漢籍屢記西域胡人“好貨利”“善市賈”，“胡商珍寶，濫得富貴”。胡人不遠萬里進入中原地區從事商業活動，圍繞不同的“邑市”形成滯留繁衍的聚落，洛陽自東漢魏晉開始一直是絲綢之路東段延伸的商業中心樞紐，北齊至隋時期更是招徠四夷，慕利納貢，但是在中原士族觀念中，胡商歸屬於“多殖財貨”的“市井小人”、“奸猾貪利”的“西域醜胡”之類，所以史書描寫西域胡商獻媚統治者受寵恩幸，不僅沾染奢侈習俗，隨心揮霍恣欲，而且大肆興建宮市聚斂錢財，北齊胡商後裔和士開把持朝政，導致“富商大賈朝夕填門”的局面^[9]，更給漢臣君子留下負面影響。所以史書對於胡商經商販運往往缺少細節

性的描述。安備墓石刻雕繪畫展示了胡商販運路程上的一幕。

在這幅石雕畫面上，共有胡商七人，右上方胡商首領滿臉黑色鬍鬚，正騎在高頭大馬上昂首前行，他頭戴明顯的波斯王冠，冠後有長長飄帶翹起，上身穿紅色水紋側襟長袍，窄袖長筒狀自然下垂，左手捧有叵羅水波紋大碗，似乎邊走邊飲。在他身後馬下還有一個胡人隨從侍候，手拿倒空的酒囊，正跟著主人前行。

而另外四個騎馬胡人也均戴波斯王冠，令人感到奇特和疑惑。尤其是一個穿有三葉花圖案的長袍，另一個穿有四葉團花的長袍，形象姿態毫不遜色於大首領。如果說波斯薩珊式王冠是他們標誌性特徵，那麼整個畫面上五人均戴這種王冠，這絕不是非常罕見的偶然



巧合。西域胡商在從事貿易活動時，爲了尋求更多的利益空間，往往是結伙成羣，敦煌懸泉漢簡揭示早在西漢後期，西域各國貴人和商人組成的使團進入中原時，少的有幾十人或幾百人，多的竟達千人以上，成羣結隊蔚成大觀^[10]。《周書》卷五〇《吐谷渾傳》記載西魏廢帝二年（553）西魏軍隊曾襲擊自北齊返回吐谷渾的粟特商隊，“獲其僕射乞伏觸扳、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聯繫這幅圖畫中有這麼多的首領式人物，估計是一個由數位首領共同帶領的龐大商隊羣匯合場面，從畫面上右下方也可看出，兩個穿白衣和穿花衣的首領還在騎馬交談，可能是商隊見面共商議事（圖5）。

圖5 商旅圖局部：商隊議事圖

爲了表現商隊的匯合，分別

有兩隻不同造型的攜物駱駝，雖然都是張嘴嘶鳴前行，但一隻身上馱馱有虎皮紋物袋，並攜帶有氈帳支架；另一隻則馱有圓形物品袋，上下疊壓；大概是表明不同商隊的特徵。

畫面上儘管我們看不到胡商風塵僕僕、風餐露宿的艱辛寫照，但是七葉樹旁的一個步行胡商正牽著一頭毛驢，裝滿貨物蹣跚前行，胡商回頭牽驢的形態仿佛告訴人們其辛苦的狀況。

第三，對飲圖（圖6，見彩版三右）

在鬱鬱蔥蔥的七葉樹花枝漫鋪下，畫面中央豎有五瓣形狀的大型傘蓋，傘蓋上不僅有圓形鏤花，而且還垂吊有旒蘇長結。在華麗的傘蓋下，兩個禿頂髻髮、上身袒裸的胡商首領在牀榻上對飲，他們均脖戴大連珠項鍊，左右手腕各戴有手鐲，甚至腳裸骨上也套有鐲子，下身圍繫紅色披帛。右邊一個首領手抓“來通”牛角杯高高舉起，杯腔下插一根流管直接放入口中^[11]，他仰天半躺斜靠在長形皮製圓枕上，似乎已經酩酊大醉。左邊另一個首領則盤腿坐在牀榻，一手扶著右腿，一手捧精美薩珊式長杯，微微低頭飲酒，也似乎醉意濃濃。在他身後榻上還放有一隻圈足大酒碗，好像已飲完擱置在一邊。

但是，這兩個飲酒首領的容貌，明顯與高鼻深目卷髮的粟特胡人有很大不同，雖然髻髮相連、滿臉鬚鬚，可究竟是鮮卑人、突厥人、羯人還是胡人不好猝然判定，不像其他胡人深目高鼻面貌一目瞭然，有待進一步考釋。相比較的是，安伽墓石屏風上粟特人與突厥人會盟對飲圖非常明確，而且姜伯勤先生指出“與粟特人及祆教有關的屏風式石棺牀畫像石中，幾乎均有墓主夫婦對飲圖”^[12]。

在牀榻前面，站有一個穿紅袍頭纏折巾的侍從正在等待主人吩咐。榻後也站立兩個侍從僕人，隨時聽候召喚。飲酒院落裏地下鋪有毯子，上面擱置有波斯薩珊式酒瓶、叵羅和圓腹酒罐。而五位侍從正在忙碌，穿長袍者抱著皮製圓枕移動，穿短裙的背負酒罐搬運，另一方的兩個侍從正準備接應，唯一的穿長裙女性則捧物回頭向主人進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侍從下人有的頭戴折角巾，有的頭纏束縛巾，但面相都呈現直鼻深目的胡人狀貌。

整個畫面表現出一幅主人飲酒、下人忙碌侍候的景象，反映了當時胡商富人飲酒作樂、奢侈豪華的生活風尚，由此也可見北齊至隋初粟特胡商推動中原統治階層筵宴奢靡的“胡風”。

第四，宴舞圖（圖7，見彩版三左）

這塊石刻圖像流失境外後現被公佈^[13]，出現在澳門雅文古美術購買廣告上，介紹為



圖8 宴舞圖局部：胡人首領飲酒圖，Orientations 2010, 6



圖9 宴舞圖局部：胡騰舞圖，Orientations 2010, 6

北齊陪葬石榻浮雕裝飾鑲嵌板八塊之一，材質是彩繪貼金白色大理石。

在畫面上方中央通過剖面雕繪法，展現出茂密繁盛的七葉樹下，坡頂紅柱帳房雖四面透空但結彩扎花，房中放置一張大榻，榻邊內有六扇屏風。一位留短髮頭後有髻而蓄鬚的年輕主人坐在榻邊，身著紅色右襟長袍，一腿盤曲，一腿下垂，他手持叵羅式酒碗，微閉雙眼似乎正陶醉在品賞美酒之間。雕畫匠師有意誇大主人形象，其形體比其他人都碩大（圖8）。榻前站立的瘦小侍從也雙手捧小酒碗，正與主人一同品酒。特別是榻上擺放有果實形食品的圓座金盤，表明主人飲酒需要佐餐食物。相鄰的方形花邊帳幔裏也擺放有大榻，榻上三名雙腿跪坐胡人樂師正在演奏，他們頭戴折巾帽，皆手拿樂器，兩名手彈琵琶，一名正在吹笛，有可能類似於北齊宮廷中供御的

“胡戶”。

在畫面右側，一個額頭束扎黑帶、身穿紅色袍服的胡人正在騰跳起舞（圖9），從其反躬身體、腳尖踮直來看，似乎是大步躍起急轉飛騰，左足抬翹右足著地，兩手左彎右伸，配合方帳幔裏的樂隊演奏，仿佛是騰跳挪閃的胡騰舞。而畫面右下側，一人右手捧叵羅、左手提波斯長頸壺，而另外兩人手抱酒壇，很像是正在為宴會準備上酒的隨從奴僕。